

民间记忆

秋天

姚崎锋

侄女的爷爷过世了。他那时已经抱恙在身，我见他脸色非常不好，只能推着轮椅在院子里慢慢移步，仿佛已有某种征兆。

在人世间，一个小人物的离去，一如草木的枯落，大抵是没有什么轰动的。平凡的人，生死平凡。

每个人都有名字，或者也有绰号，但当我们怀念时，大多不愿说出那些名字，这或许是对逝者的不敬。在这极微小的叙述里，总是以某种相连的关系存在，比如某某的父亲，准谁的亲戚。

他在村子里安身立命，一生中不会有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事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乡里人，说话的语气向来是平缓而低的。然而他嗜酒，喝多了，也会有脾气，也会赤着脸闹情绪。后来摔过几次，再后来腿脚不灵便了，走起路来有些拖沓。酒照常喝，一喝便刹不住，有时喝得不省人事，躺在地上就呼呼大睡。记得他好像说过：酒也不让我喝饱，做人还有什么意思。家人劝不住，还大吵过几回。

他活在自己的意识里，一生都不容易改变的。或许这也加速了他生命最终的走向。

然而，他无疑也是一位地道的农民，能种出个头超大的土豆、萝卜和番薯之类。他多数时间在田间地头，按着四季的时序，不紧不慢地完成那些看似简单的流程，到了收获的季节，便一趟趟地采收回来，充实着自家餐桌上的时令。

他还养了一群鸭子，最多的时候有30多只。放养在自家的田地里，田地里有一条小沟，边上有一间小屋，鸭子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环境，白天在水沟田地里嬉戏就食，晚上钻进小屋过夜产蛋。照顾这群鸭子也是他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。它们平时的主食是玉米、稻谷、蔬菜、番薯等，有些是饲料店里买来的，大多数是他种出来的。玉米收获的季节，成片地摊在院子里，晒

干了，脱粒下来，收藏着；番薯收获的季节，一大筐一大筐的堆在院子里，刨成丝，晒成干，收藏着；萝卜收获的季节，堆在角落里，随时可以取用，刨丝和菜叶、米糠等搅拌着，是鸭子们最喜欢吃的食料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水田里捞浮萍喂鸭，他看到我，常常是微笑着，叫一声“她阿舅来了”。我就在院子里坐会，随意地聊些家常，他便问我，有什么要拿点去的。我也常常毫不客气，顺手带回家。手臂粗的萝卜清甜多汁，一个足够我做好几样家常菜了。

他说自家种出来的，反正多了也吃不完，吃不完也是给鸭子吃的。我有时候就感到惋惜，这么好的收成，如果放在菜场和那些平头百姓的小摊货比，绝对有胜出的几率，但他很少去出售，说自己不是卖菜的料，何况鸭子们本来就是吃的。他对自己养的鸭子是有几分自豪的，产蛋量高，蛋黄鲜红，后来小有名声，常常被人以相对的高价收走。我那时也代朋友买过几次，他就特意先帮我积存着，给了我十足的面子。

我记得前些年，曾有一段日子，他在村子里做水塘清洁工，骑着电动车，车上绑着一根长长的撩盆，他在村庄的各个水域里巡视，干活认真负责，对得起村里给的那一份工资。我曾经为他写过一段信息，刊登在晚报上，信息里出现过他的名字。网上说人有三次死亡，第一次是生物学死亡。第二次是社会性死亡，此时个体从社会运行体系中退出，成为“记忆中的存在”。或许，除了他的身份信息之外，这是他存于公众记忆里的唯一一次短暂的书面记录了。

秋天了，天空高而辽远，白云悠悠。院子里种着一些秋葵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，茎杆上结满了葵荚，一排排地错落紧挨着，摘也摘不完，这是他初夏时种下的。如今那位庄稼人永远地离开了。

人在旅途

小岛徒步

姜炎文/摄



今年中秋节前三天，一个微信好友给我推荐去舟山定海东岬岛徒步的信息，我欣然前往。

一来，这座岛不远，离定海城区码头乘船仅20分钟可到；二来，这座岛不高，听说只有200来米高；三来这座岛不大，岛屿呈南北走向，长2.4公里，宽1.23公里，总面积3.42平方公里。像我这样年过半百的人，无论是往上走还是环岛步行，都能承受。

10月5日一早，新组建的徒步微信群开始热闹起来，预先报名的有30余人。

一搜高德地图，从我家里出发，乘公交约一个小时零几分。约好是7点45分到码头，开船时间是8点。于是我6点不到就出发了，没等几分钟，公交就到了。节假日早上的公交不多也不少，抵达码头，离7点45分尚早。

从定海民间码头坐船，靠近岛屿时，可见一片房屋，俨然一个自然村。但岛上人影稀少。据资料显示，岛上注册户籍人口349人，现常住人口为70多人，以农为主。

这个岛屿，原来也不怎么有名，与舟山群岛许多岛屿一样，默默无闻，就是前几年这里建了露营地，经媒体报道，才为更多人所熟悉。

抵达东岬码头，大家先拍了合照，往岸边一条建有骑车的道路步行。内侧除了房屋，还有幽静的船舶加油站、茂盛的大片水草，感觉清静、宜人。

考虑到当天气温较高，群主选择先往山顶进发。路是柏油路，光滑整洁，偶尔见观光电动车接客上山。爬了一两百米，有人惊呼有蛇，仔细一瞧，是一条褐色的小眼镜蛇。看到人群，它早已逃之夭夭。

山路不陡，但往上总是累的。由于天气太热，实际到的人员仅有20个。

这个叫“海天佛国户外”的徒步群体，组织者是一位企业负责人，纯公益。他说，外面走走，防止抑郁，有益健康。至今，经他组织已走了很多舟山的山、岛，这个东岬岛，是他第二次组织过来了。两年前的10月5日，他们曾来过。此次重游，想看看东岬岛的变化。

变化确实有的，除了岛上的露营地设施越来越健全，还建起了咖啡屋、观光玻璃栈道等。尤其是节假日，这个毗邻定海老城区的小岛，颇具人气，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又走了约一刻钟，爬至山顶。已有零星游人坐在遮阳棚内聊天。站在山顶，远近岛屿尽收眼底，极目处，风景各异，既有高楼大厦，又有物流基地。曾经的五星级酒店，近在咫尺。岛屿间的海面上，一艘艘船只，给岛城平添灵动的韵味。平时，在定海老城，看附近的岛屿，似乎有点远，其实，从这些小岛回望城区本岛，是那么近，似乎触手可及。舟山群岛，确实是一方大自然赋予人间的风水宝地。

“各位，10点半有一批客人要上来，等会还请大家把座位空出来。”露营地的工作人员提醒大家。10分钟后，大家在山顶上合影，就开始下山。

忽然，我发现山坡边有一纪念馆，名为“东岬红色记忆陈列馆”。馆为一不起眼的平房，里面内容虽不多，但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定海乃至舟山解放前后的红色历史，图文并茂；有些资料、物件很珍贵。馆旁，还陈列了几门火炮装置。

舟山，作为一座于1950年5月17日才解放的城市，向来是国防要塞，拥有丰厚的军事文化、海防文化。在这里设立一座红色纪念馆，也凸显了当地人强烈的革命传统教育意识。

下山时，我们选择了一条山道。山道显然是经过人工修筑，但看上去痕迹不重，也许，是为了保护山上的生态环境。没多久，我们就抵达山下。抬眼一望，咖啡店、玻璃栈道、精细设计的创意雕塑遥遥相对。大家先到咖啡店休憩一会儿，又去玻璃栈道打卡。

在这么一座小岛上，开设一间面积不小的咖啡店，也需要耐心和魄力。毕竟，很多时候，咖啡店的营业员也就对着海滩发呆。但无论怎样，它生存着、矗立着，为上岛的游客提供休憩、喘息的场所。也正因为有了山顶的露营地、山下的咖啡店等，这座小岛才会有更多川流不息的游客呼朋引伴而来。

心灵隽语

青山绿水之鸣院

海晏清风

在定海的青山绿水间，马岙鸣院静卧于时光一隅，像一页被岁月轻轻翻过的旧书，不喧哗，自有声。

院门轻启，苔痕上阶，绿意悄然爬上石缝。树桩错落，如老者盘坐入定，年轮里藏着风雨的低语；小溪蜿蜒，水声细碎，是时间在石上写下的诗行。这里没有钟鼓喧天，亦无车马纷扰，只有一双手，在静默中与时光对弈——那是鸣院主人的手，粗糙却灵巧，执着而温厚。

他俯身于工匠室，一盏灯，一把刀，一截残瓷。那些被遗弃的碎片，曾是某场宴席上的清雅、某段岁月里的温存。如今，在他手中，裂痕被耐心缝合，缺口被巧妙补全。铜钉如星，缀在瓷面，不是遮掩伤痕，而是将破碎升华为艺术。每一道修复，都是一次重生的仪式；每一次打磨，都是对光阴的致敬。

旧家具也在这里苏醒。斑驳的木桌被拂去尘埃，榫卯重新咬合，漆面温润如初。一张茶桌，由旧料翻新而

成，茶渍浸染的纹理里，仿佛还留着前人品茗时的闲谈与沉思。坐于其前，一壶茶，一缕香，便觉古今相通，心亦澄明。

他不言，也不鸣。十年如一日，守着这方小院，守着手艺，守着心中那份不肯妥协的执念。世人匆匆，追逐着即时的回响与掌声，而他却甘于沉寂，在无声处积蓄力量，在无光处打磨锋芒。

然终有一日，当整修复原的瓷器在阳光下流转光华，当友人驻足于庭院感叹“此间真有天地”，那一声惊叹，便是“一鸣惊人”的回响。只因长久的坚持终于被看见，深沉的热爱终于被感知。

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，原是乱世中的韬光养晦，如今在马岙鸣院，却化作一种生活的哲学——不必急于发声，不必追逐喧嚣。只要心中有火，手上有艺，便可在岁月的废墟上重建美，在沉默的劳作中听见灵魂的轰鸣。